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感知启东”主题创作采风之二十六

走进惠萍镇

梨园深处是人家

又一春来,又遇花开。

当年,带着学生在校园春天里呼吸的时候,我只是为了唤醒麻木在繁杂学业中的学生,为了让他们记住美丽校园的每个角落,记住角落里的没来得及进入他们视线的各种生命,记住汇中这个人生驿站。所以,那年的玉兰、紫叶李、石楠都特别耀眼。

就在那年,当上海顾村公园里樱花烂漫的时候,我在一路之隔的华山北院,无力一睹芳华。那时才感觉,能看一季花开,是有多么幸运。

想来一辈子无非就是看几十载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人到中年,才倏忽间发现,是否能等来下一季花开,都得看天意。

于是,重逢春来,我格外珍惜看花的机会,甚至把她作为度春的仪式。

于是,去南京,会和同事专程去看鸡鸣寺的樱花。抽空暇,会和友人专程去东元看梅花,去合作看牡丹。于是,会在上班路上的一抹丹红,小区苗圃的一叶嫩绿,娘家田园婆婆纳的星星微蓝。

那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在不在乎。

而惠萍镇水果小镇,则是我愿意再三光顾的好地方。因为,梨园深处是人家。

去那里,不用扫二维码,不用关注,不要门票。去那里,能看花看柳,更能看人看生活。

果园里的梨花,写不尽她的姿态。昏晨晴雨,初苞盛放,都有过美好的诗句或美篇。我无意刻画和描摹,我的拙笔也写

不出清明雨后,带叶梨花的那份清冽、纯净。除了赏花的那份欣喜,我更羡慕和向往梨园深处的人家。

说是水果小镇,其实是农家自己的果园连成一片而已。她的身前即是幼时就熟悉的名震启东的“三八果园”。特色小镇建设,把这些“果香人家”赋予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写着“特色乡村小镇”的竹门楼,挂着乡俚俗语牌匾的镂空竹篱笆,仿古的水车,层楼高的赏花台,以及被赋予了诗意名字的古色古香的角亭,让曾经的“三八果园”有了些文化味和书卷气。

天蓝色的农家小楼掩映在一片桃红梨白之中。被花儿装扮得格外温情的虬枝错落地格成了天然的相框。随便一个角度,都是一张“梨园人家”。

一脸悠然淡定的老伯推着三轮在小径里徐行。看我们驻足赏花,他也停下,“这是一年最美的晨光啊!”

我以为,以果园为生的农人,除了体会劳作的辛苦和对丰收的期盼,不会在意这个季节的馈赠。“天天看,也看不厌啊!”是呀,桃红柳绿梨淡白,蜂来蝶舞香扑面。这样的美好怎能被忽视和遗忘呢?

“今天来看花的人,不多哦。下雨了么!”

真愿意在雨后赏那带泪梨花的该是什么人哪?要么带着某些情结,要么逃不过某些生计,再或者就是像我这样,把看花当成某种仪式的人吧。

而,这里的梨园,你来或不来,几十年



惠萍镇风貌 郁国兵摄

都这样兀自开落。人们等着的是夏天的果香四溢。春天的这番风景,是对农人辛劳的格外的奖励吧。

“我家的梨水分多得很,还甜呢!我家的水蜜桃、枇杷、金柑都是好品种啊。果子熟了,你们再来,我让你们吃个饱。不要钱。我家的果子都是女儿帮我网上卖的。她微信上一发,公司里同事就不够买了,她还顺带着帮邻居家也卖卖呢!”

大伯藏不住的慷慨和自得扬起在他眉眼和嘴角。他黝黑的脸庞和敞开着衣襟,在背后一片梨花的映衬下,有些动人。

忽然想起不久前在朋友肆肆放的圆陀角郁金香。

果然,各色郁金香次第绽放,气势宏大。但除了季节之外的附加的目的和意义,似乎有违自然的本意。美到失真的郁金香是一个打扮粉饰精致的女子,被人用来招揽各色客官。

郁金香深处是商家。而眼前的这片梨园,干净纯粹,她的深处,是人家。

我愿意,在自己娘家也种上几株梨树,在宅院里再看个几载或几十载花开花落。
黄萍萍

这是江南(外一首)

李新勇

杏花,将一声声紫燕的清唱
续满春风的歌喉
桃花,把一幕幕流云的徜徉
写进春天的画板
纷纷扬扬的微雨中
无数鸟儿开始谈情说爱
仿佛一夜醒来,个个都成了祈婚待嫁的青年

这是一个关于爱的季节
茫茫春水过处
书生范蠡穿着一袭青衣
携着一叶小舟的唉乃桨声
让那个叫西施的表妹
斜坐船头
背景音乐,一曲渔舟唱晚

一支歌
一支关于爱情的歌
心潮起伏的旋律,唱老多少岁月

一个字
一个爱字
用承诺和守望,续写多少人间传奇

一句话
一句我爱你
芬芳春夏秋冬,滋润所有节气

这是江南,这是被花朵唤醒的江南
这是江南,这是花朵能把夜晚点亮的江南
这是江南,这是阳光落在花朵上微笑的江南
这是江南,这是风在花朵上翻筋斗的江南
这是江南,这是一道道拱桥将人间烟火串成一片的江南
这是江南,这是再过一万年仍旧杏花春雨的江南
这还是江南,这是将满世界的荷尔蒙都打翻的江南呵
倘若没有爱,一切便不复存在的江南

惠安老街即景

一条悠长的老街,悠长到让人疑心
一转身便从某个角落走出了丁香一样
结着愁怨的姑娘

所有欢乐和忧伤都在老街上
聚了又散了
缸片饼留不住进城脚步
印花糕无法还原五谷丰登的梦想
还有油面撒子
单单留给了老邻居,整条老街
只留下老街坊,安静的院墙,风
只有风穿过门框

四处游走的老街孩子是否记得
斑驳的青石板上奔跑过的寂寞与辉煌
是否记得母亲曾经在暮霭中的呼唤
是否记得芬芳的梨花小院,当初的梦想



秋色 老苏摄

天宝物永华 地灵人长杰

这几天,耳边一直萦绕着那首饱含乡音的歌曲:“你说我住在啥地方啊,啥地方?喏,东临黄海,南靠长江,启东就是我家乡。”那拖长的音调,一字一顿的念白,还有想象中的泛着红光的笑脸,略显夸张的表情动作,透露着的是作为一个启东人的无比骄傲和自豪。

这次去惠萍采风,又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了一把惠萍儿女对家乡的无比热爱之情。

头一站是南清河镇,老街总长不过300米,骑跨河东河西两条街,通江达海

的三条港河从老街中间穿流而过。印象最深的倒是那斑驳的老墙,坍塌的屋檐,和房顶上的瓦松,而是老街两旁的人印在脸上的淳朴和自豪。

一位60多岁的大姐一路跟着我们,向我絮絮叨叨地讲述南清河镇的辉煌历史和人文故事,我被她说“金南清河银汇龙,铜北新铁久隆”时候的豪气所震慑,更被她讲述的南清河人孙锦昌的动人事迹所感动。原来我们送走的每届高三贫困学子曾经开开心心领取的助学奖学金,我们寒门子弟可以全免入学的“晨曦中学”,都

是从孙锦昌的“孙氏助学奖学金”里支出的,这个3岁丧母,从马路边卖小商品一路打拼到美国孙氏国家置地实业公司董事长,纽约布兰迪地产集团董事长,南清河镇人,2002年和2004年,分别拿出500万元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目前已经支持了数百位学子完成学业或继续深造,真是功德无量啊。

位于大兴镇兴乐村的沈轶公故居,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几个文学发烧友曾经自驾探访过一次,对那边的白墙灰瓦,青砖小径,四汀宅沟的印象颇深,这次采风我更是仰慕于沈轶公其人其事,前去进一步的了解。

接待我们的还是当年沈轶公的小儿子,故居的修缮明显比几年前更为精心和细致,对人物事件的介绍也更为详细周到,听着沈轶公小儿子满含骄傲自豪地介绍他父亲的生活学习革命的经历,看着满墙的照片和文字介绍,我仿佛看到了沈公油印刊物《暴露》摘编《向导》《新青年》时的慷慨激昂,感受到沈公组建抗日义勇军,培训“少年军团”的一腔热血,体会着沈公辗转启东创办学校,然后组成“崇启海联合中学”,最后创办东南中学时候的昂扬斗志。沈轶公主持党在启东地区最大人才基地工作期间为启东教育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输送了一批批紧缺人才。

最后一站是启东惠安镇老街,据史料记载,惠安镇老街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老街南北走向蜿蜒曲折,老街人和我介绍

说老街分龙头龙身和龙尾,他们的脸上有着和南清河镇人一样的自豪和骄傲,一位姓陈的老人很是不屑南清河镇人说的什么“金南清河”。这里曾经商铺云集,名医荟萃,还有启东最早的“三益书局”,比南清河强太多了。

走在这条沾满了历史烟尘的斑驳的石子路上,我意外地发现老街纵深处一束耀眼的红,惊奇的我沿着小径往里走,竟然仿佛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截残存的树桩周围一圈艳丽的紫色小花,坍塌的墙根处一排葱翠的绿蕨,古老的井台四周满眼金黄橙黄的金盏菊,一条泥径两旁许多不知名的小红花,面对此情此景,脑海里忽然泛出的词句竟然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想来我的心境竟然有些许的遗憾和落寞,而当我看到栽种这些美丽花儿的主人公的时候,才真正惊掉了下巴——却原来是一个年且九十,与惠安老街几乎同龄的老人家。历经如此巨大的世纪沧桑变化却依然爱美爱生活,即便是断井残垣,我也一样让它姹紫嫣红,即便人生多舛,我也还是自然雅静,这该有怎样的生活大智慧呀。我敬仰孙锦昌,佩服沈轶公,但让我思想上深深震撼的还是那个坦然面对生活和死亡的最普通最平凡的老人——陈景云。

如果说启东是江海平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么惠萍也在努力地发挥着属于她自己的美丽色泽,所有的启东人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散发着自己或大或小的光和热。
黄映红

我想和你有座大花园

春寒,微雨,晌午时分,我独自漫步在悠长的惠安老街。

在人群里多看了你一眼,那个五彩缤纷的小小花园,在几近坍塌的黛色老屋前,如同点缀在时光隧道里最艳的那束玫瑰,瞬间明媚了我的心房。

我在苗圃接二连三的惊呼声,挑破了老街上这座四合院的宁谧空气,引来了一位满脸褶皱身体还算硬朗的耄耋老人。以花为媒,我和老人有了一次偶遇,有了也许这辈子仅有的一次相谈。

满园的各种艳丽小花,在一口古老的水井旁,在轻寒的春雨春风中,对着我们轻轻摇曳轻盈的纤姿。黄色小雏菊,紫色喇叭花,红色金盏菊……成行成列,如同格律诗,栽种在四合院的篱笆上。

贴着老屋墙根的一排盆栽,石竹,金丝竹,金盏菊,牵牛花,萝卜花,月季花,换季海棠……其中类似多肉植物的那个鸡尾花,俗称贱骨头,一生一世不用我费力浇水,也不会枯死。你看,这花儿多好,只给我好看,一辈子不会麻烦人哩。

这么多花儿要伺候,您不太累了吗?

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就欢喜花儿,养花儿光阴里也透着香气呢。我还喜欢繁殖一点木本植物,然后让老天爷给我

打打下手,浇浇水,晒晒太阳啥的,我就负责闻香看花喽。

老人看我兴致甚浓,突然打住了话匣子,激动而神秘地拉我穿屋而过。

我随老人抬脚进入后院,哇,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比前院大好几倍的花园。我脚边紧靠老屋后墙的,是一排半人高的圆冠黄杨树,这个树种多见于单位行道树呢。老人说所以我种呢,就因为这个树很显气派呀。

西对面是五棵高大的棕榈树,有三十个年头了,中间一棵尤为茂盛茁壮。他家有五个女儿,也是老三长得最高,家境也最好。这五棵棕榈树多象自家五个孩儿啊,你说神不神奇啊。老人舒心地笑了,脸上的皱纹全挤一块儿了。

花园南侧,有个一人多高的猕猴桃架,上面弯弯绕绕的,爬了几根细细的茎条;疏疏落落的,挑起了几瓣柔美的绿叶儿,很有景致感。老人自豪地介绍,这是他亲自搜集花子繁殖的呢。

高树下夹种的植物还有茶树,无花果,虞美人,水仙花,冬青树……

在这座花香四溢的农家花园里,我真愿迷途不返了,五柳先生在世,亦不过如此啊。

我沉浸花海,脚踩花纹,细嗅花香;我认真辨认,努力记住,那一生只打一次照面的花儿啊,你会在我心铺展成一幅永不褪色的艳丽画卷。

第三座花园,豁然开朗在邻家废弃的宅院后面,这是这位年已九十的老人,今天献给我的第三个惊喜。

四面高树临风,底下各色花草,铺成细软背景。中间赫然一个白色大棚,里面正在繁殖需要保温的小盆栽。老人不厌其烦,俯下身子,伸手掀开薄膜,极有耐心地指点着。紫色花朵满满簇拥着的,是满天星;黄色花朵坐占中央的,是金盏菊;那小小枝叶已经枯萎的,是唯一没有保住的长寿菊。唉,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清长寿菊喜阴喜阳的特征呀。这是相谈中老人唯一的一次叹息,为他心爱的长寿菊没有真正获取长寿的一次叹息。

为什么这么爱花儿,老人没有正面回答我。可是当我被引入老人卧室,抬头注意到墙上老人妻子那清秀温婉的照片时,我似乎明白了,老人为什么要花三十年时间,去建造三个大花园。

当我老了,我想和你一起有个大花园。现在我老了,我也亲手建造了大花园,可是那个说好和我一起慢慢变老的人儿

呢,你在哪里啊?

你想我的时候,我就藏在那轻轻摇曳的花朵里。

我有理由相信老人至今还有浪漫情怀,因为在他卧室的几大书柜里,上面第一本就是十八年前购阅的《红楼梦》。我抽出红书,轻抖尘埃,翻开扉页,繁体字“陈景云办”,赫然呈现,字体已然泛黄。他褪尽色彩的饭桌上,还有今年订阅的《今古传奇》。

1930年出生的陈景云老人,经历坎坷,阅历丰富。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自卫队纠察队。解放后,开过油炸坊、米面店、豆腐店,孵小鸡卖鸡仔、压芦苇做帘子、扎卢稷卖扫帚、做粮囤织草绳……如今除了子女的孝敬赡养,还有国家的农保政策,这个天天健身跑步,却又自称为惠安镇上火葬场排名第一的老人,晚年生活美如神仙。

满园鲜花,芬芳了老人的沉寂晚年。满园书卷,氤氲了老人的情感世界。

沿着往事的长廊回望,每一片花瓣上都渗透着岁月的芬芳。一个时辰太短,我无法掂出老人九十年岁月长河的份量。

惠安老街,景云老人,我们何时再相会……
顾燕能

枝头春色不经意

出发前下了点小雨,我们的目的地是梨花小镇。大家都兴致勃勃,说今天可以看到“梨花带雨”的美景了。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形容杨贵妃的美,就用了一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这美,是美在娇柔。我对梨花的印象最多也是停留在一些诗句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古诗里经常把雪花和梨花互比,还有像“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阑干。”“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足见梨花的撼人心魄的美。阿来在他的《草木的理想国》中也说:“依我个人的趣味,在同属蔷薇科的春花中,以为梨花最是漂亮。”这些都为踏春之行,带来些许浪漫和诗意。

在进入果园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就已看到桃花、垂丝海棠、油菜花等,在春色里都开得热闹了,偶尔也会遇到一两株梨树,那是户头上自家零星种的。心内雀跃,即已到达目的地。

下车,步行。进入用棚架搭起的甬道,便立即被那些枝条上洁白的簇拥的花束吸引住了,不由为之驻足,迷醉。近观远望,各尽其妙。近距离观赏,不仅能看见漂亮的花色,更能看清楚朵朵小花精妙的结构。不过独看一朵花倒还不觉美得极致,千朵万朵一起盛开,就有一种震撼的美,站在观赏台上俯视,那满眼的铺天盖地的洁白,如雪海,似白云,仿佛进入一个

琼楼玉宇的仙界。满目梨园,万株梨花同时热烈盛开,真是一大盛景。

大家不约而同连忙用手机或相机留下珍贵的画面,从取景框里望梨花,还比只用眼睛好看!回去的大多是女子,就纷纷互相在花树下留影。

在城里,这样的感觉是不会有。穿行城中,街道的隔离带上也是繁花盛开,一树树从车窗外一晃而过,那种细心规划过的空间,需要树木装点,却又不允许树木尽情伸展。像这样完全自由充分的绽放方能吸纳自然天地之精华啊。

世人也都会喜欢艳丽之花,我却最欣赏素雅之至的花,洁白纯粹的梨花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就像《红楼梦》中我最爱黛玉,她自有一种脱俗之美和不染红尘的仙气。可惜梨花的花期只有20来天,正是应了那句“只有短暂易逝的,才会如此美轮美奂。”所以我能有幸一睹,不虚此行。

花开满树,是生命的欢乐。但看花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成审美的对象,同时我也看到了它黝黑、粗糙、龟裂的树皮,虬曲苍老到触目惊心,让人情感突然在欣喜的同时又感到沉重。这就像生命总是悲喜交加的,观赏梨花、品尝梨子都是甜美的,可我们很少想到劳动者的艰辛与汗水。在培植梨树的过程中,要经过多少工序啊,从整地、挖穴、栽植、施肥、灌水、除草、



梨花 郁卫兵摄

除虫、防寒、拉枝、修剪、授粉、疏花、疏果、套袋、采摘、销售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劳动者大量的付出,“花的明艳后面真是浸透了奋斗的泪泉和牺牲的血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岁月记住了劳动者的艰辛。想着,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遍树飘香的金黄色的梨子。

遐想之际,天已放晴,阳光下,每一朵梨花的花瓣仿佛都镀上了金边,越发妖娆多姿。梨树的每一片叶子似乎在跳跃舞动,纷纷簇拥着去承受阳光的沐浴。它们也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收获欢歌舞蹈吧!
陆燕辉

梨花雨

陈陌

一棵棵梨树,迎着缠绵雨丝在我的鼻尖上,开出了花朵闭上眼,不停地回想是否曾见过,如此繁盛的景象

它们一朵一朵地开在我的眼眸里 绽成了音符它们一簇一簇地开在我的心湖间 汇成了乐谱它们一片一片地开在我的想象里,凝成了华美的乐章

春风细雨,浅笑嫣然花蕊里的水珠 倒映出跳动的心绪生生地撩出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白锦无纹,香烂漫 瞬间,惊艳了目光 在这个春天里,我邂逅了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绝美写意

四月伊始,春寒回潮,细雨拂面。

季氏糕店

我一路穿行,放眼远望,淡灰的天底下,金黄柔嫩的油菜花儿,正集万千地力,尽情袒露那一季缤纷花事;空气里微漾的油菜花香,也请春风帮忙,热情熏染人衣。

在那笔直的乡村路尽头,在那老旧的无名印糕店前,我一眼看到昨天陪同我们游览的惠安村退休支书季成,惊喜之情油然而生,路盲的我没有迷失在惠安镇花海阡陌深处。

热情招呼之后,我忽然发现,印糕店门口正忙乎的那个态度温和的店主,长相酷似季成书记。

“那是我家老四洪兵喽,喏,里面案桌上做糕的是我家老三贤兵。”已近古稀之年的季书记笑呵呵地解除了我的疑惑,“我嘛,在我家排行老二,退休后也办了杂货店,就在街对面,隔几步就到。反正没生意,我们兄弟又离得近,我一天来转悠十八次呢,哈哈。”

听了老书记的介绍,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很有年代感的店面,那怎么连个店名都没有的呢?

“我们这个店面从我爷娘手里传下来,有四十多年了,我们十几岁就开始合伙做这个生意了,从来没有分开过,附近乡邻都很熟悉这个兄弟面店。”

顺着做糕老三的搭话,我裹掖了下我的白色羽绒服大衣,侧着身子,小心地走进了这个满是黑黢黢家什的狭窄店铺。

看我靠着桌台,饶有兴趣举着手机拍摄视频的样子,态度温和也很健谈的老三边回我话,边不停地忙活,他的额上已经爬满细密的汗珠儿。

筛面填满印糕框子,均匀舀放红豆沙馅,再次筛面把馅覆盖;取过祭坛板子,刮除格上多余面粉,然后用板子覆压密实;翻转模具,轻敲着花,如是四次;最后手起刀落,纵横各切三次,格成四块;印有“自力更生”字样的米糕成品,满框四四十六个,就跃然在您眼前了。然后将盛满印糕的老式框子,架空放置于沸水翻滚的老式锅灶,五分钟即可蒸熟一笼。老灶后面,是黑煤炭和鼓风机的天下,不费人力。

在白粉飞扬中我欣赏了季老三娴熟的制糕流程,在热气蒸腾中我品尝了季家印糕的香浓糯软;在和季氏兄弟的随意拉扯中,我还了解了一段艰难的面店历史,感知了身处生意场的季家兄弟淡泊名利的可贵品质。

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惠安老街,由于人流量的有限,兄弟俩的收入也不很景气。曾经有机会出国发展养殖业,收入是现在的好几倍,因放心不下家中老母,而没有成行。好在临近清明节,印糕需求量大,凌晨两三点钟就爬起来赶活儿。兄弟俩都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也感觉有点累了。

“一元一个印糕的价格,本身比别处便宜,人家南清河那里不都是一元五毛一个的嘛,你清明节气也不涨点价呀?”我有点担心这兄弟俩的不知行情了。

“啊呀,那那能呢,来我摊儿的,可都是附近几十年的老邻居了。不说他们有啥想法,我自己心里就不得劲儿呀。再说了,我兄弟俩都是养女儿的,也用不着挣那么多钱呀。”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这样回我。

此时,看着季家兄弟俩那笑呵呵的模样,我的脑海里突然翻腾起梁晓声的小说《老娘》。主人公文未反思,让我印象犹深:相对于卖蛋老娘那近乎本能的良善之心,主人公自己一时的怜悯,一时的善心,简直是一种狠戾。

惠安古镇,原谅我,心儿与你匆匆道别;今朝细雨轻敲,尘几宁静,我独自再走一走那老街,再看一看那糕店;

我知道,这一切,日后都会轻轻融化在,我瀑布般流淌的金黄色记忆里……
顾燕能



老街 郁卫兵摄

微风雨停,偶尔放晴后的几缕阳光,从街这一头,斜斜地穿至另一头。老街,便更像一个裹紧了衣服而落寞就坐的老者。

这条建于清朝末年的南清河老街,曾是传说中享有“金南清河”美称的翩翩少年。最鼎盛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间店面——大同裕京货、高粮泰酒店、中华邮局、南振泰南货、泰山堂药店、牙科诊所、弹花店、福寿店、打铁铺……当然还有那孩子们热切盼望的零食铺子……各式各样品种繁多的店面,热闹了这条原本不长的街。这里的丰盈,可以满足南清河附近的人们不定期踏上吱呀作响的自行车,来一次赶集式的物品采购。不知有多少个翘首以盼的孩子,只等着父母从街上回来,车兜里拿出一串糖葫芦抑或几块印着尚没懂的字的面点糕……

南清河街虽小,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辐射了周围大同、惠泽、大兴、惠和4个乡的人们的日常。

而今,再访老街,已经少了蜿蜒曲折的红灯路,取而代之的是宽敞平坦的白色水泥路,对于某个寻找乡愁的人来说,或许这样的老街已经缺失了某种悠长的回忆。但我们知道,住在老街的人,却更乐意在这样的路面上。毕竟,出行的方便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标志。最起码在这样细雨的街上行走,再也不用担心脚上踩上一腿泥巴,或溅湿了一身父母刚给换上的新衣裳……

一路走过去,不过就是慢走十多

老街的忧伤

分钟,老街已经走到尽头。一路上,几个伙伴正迟疑着那放在门口的脆饼、糕点之类是不是属于出售的物品,就有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希望我们带上几袋他们自家制作的小点心。于是,平素都不愿意正眼瞧几眼的脆饼、油面、印糕被几双热情的手瓜分了。虽然口感一般,但在这样的老街,这样老街的店铺前驻足停留买小吃,又是另一番旧时久远的味道。

还没有到黄昏时,已经有三三两两的老人,围在南清河桥上,或看人下棋,或看人钓鱼,或啥也不做就倚在桥墩上闲扯家常。想必在夏夜下的南清河桥更为热闹,摇着蒲扇的人们,在月下酌一壶酒,用这条街大大小小故事做下酒菜……

老街是苍老的,留着旧招牌的店铺,模糊尚能依稀辨认的字迹,提醒着老街已经老去。

老街是孤独的,斑驳的老墙和失修的屋顶,终抵不过时间流淌,斯人远去。

老街是彷徨的,在一边努力保留老街记忆时,一边又不自觉地用现代技术对抗着陈旧。

老街是忧伤的,远离故土的年轻一代早就走出去了,留下了的老街和老街上的老人,会慢慢失去语言的对象。只留给出去的那些年轻人,一种假体般的“乡愁”。

历史的车轮,终究是不断前进的。前进中,终究会有一些无可替代的消逝。
黄萍萍

还没来得及和三月好好道别,几场春雨过后,一夜之间,天地间就像被某位高人施了魔法,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暖暖的阳光,和煦的风,盛开的百花,舒畅的心情,所有美好的感觉都被温柔地揉和在这浓浓的春天气息里。沉寂了一整个冬天的心,在这万物复苏的时光里也悸动起来。

春天是赏花的好时节,“梅桃樱杏李梨,四月芳菲尽”,按序梨花大多开在暮春时节,赏完了梨花,春天就过去了。据说,此时“水果小镇”梨园里的梨花正开得热闹,临近清明,欣然前往。

步入梨园的大门,一条长廊,两边竹篱,馨香花海扑面而来,一朵朵,一簇簇,一层层,千枝万朵的梨花压满枝头。白胜雪,堆如锦,美如画,四野清明,落英缤纷,惹得游人一阵惊呼,忍不住驻足观赏,细嗅花香。

梨花的白,白得纯粹,白得素雅。“肌肤若冰雪,卓约若处子”,如一个清奇女子,不媚世俗,欲说还休,静寂的不与百花为伍。亦如一群心气相投,情义相通的翩翩少年,欢愉的嬉笑着,歌唱着,为春天谱写一曲美妙的赞歌。

梨花的香,清清的、幽幽的、甜甜的、淡淡的,如一汪清泉,似一杯美酒,侵入心肺,惹人心醉,让人流连在诱人的花香中,不忍离去。

一阵清风拂过,枝头摇曳的花瓣飘落下来,如一只轻盈的蝴蝶,飞舞着,悠悠荡荡的,悄无声息的落了地。于是,枝桠上,树底下零零落落的铺上一层洁白,任谁也不忍心踩踏上去,只恨不能从花道上飘过去。

登上梨园的观景台,眼前香花烂漫,仿佛置身无边花海,一团团,一簇簇,一树树,大片盛开的梨花,像油画的色彩,在眼前晕染开来,和远处未尽的桃红,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置身其中的人们,也已然成为了画中人物,一副画中有我,我心有花的和谐美景。

春天的梨花,盛开的不仅是美丽,亦预示着秋天的希望,唯愿年年岁岁风调雨顺,不让美丽的希望落了空,唯愿人们质朴的脸上,永远绽放最温暖的笑容。
张香梅

人间四月梨花繁

河之西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东河西,老街依水而居,几乎是每一条河流的光阴故事。正如南清河之南清河老街,三条港河之惠安老镇。在用漫步阅读了南清河老街与惠安老镇的曾经辉煌后,一定会对这两句揭示世间沧桑的老话理解更为深刻。

三十年前,这两个老镇一定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街道小巷,那些鳞次栉比的百年老屋,那些斑驳渐落的粉灰砖泥都在诉说了自己曾经的辉煌。

惠安镇说,当年我称自己第二,启东没有哪个镇敢称自己第一。

南清河老街说,当年那是“金南清、银北新,铜汇龙、铁兴隆”。

老街老镇各有各的自信,这不令人意外。即便是今天,我还是觉得这些自封为王的话语不唐突。打个比方,南清河老街像小巧周庄,惠安镇像规模乌镇,但从审美上,完全各领风骚一百年。

徜徉在这岁月封尘的旧道,听到更多的是居民的慨叹。那些曾经响誉一方的糕饼店、鞋店、金店,如今大都只留一栋空屋、一副牌匾、一声叹息。

但老有老的希望,旧有旧的好处。譬如现在,相机感兴趣的就是这老旧的年代气息。那些居民的话语里也流露着振兴辉煌的期待。南清河老街的老王说,“当年南清河街又叫磨盘镇,有四水四桥,地形十分独特,如果恢复起来,那个是相当漂亮。”

惠安镇村的老朱书记说,“惠安镇需要好好保护,弄得不好,应该不会比朱家角差。”

在往事中偷梨

拽出来,顾不得去摘果子,找到水沟,让他先把自己洗洗干净,实在是臭的难以近身。

还好夏天衣服穿的少,都光着腿,可惜豹狗的一只拖鞋在粪坑里安息了,他小声抽泣着:“完了,完了,鞋子没了,我妈非打死我不可。”你们就是问我要,我也给你们前翻后仰,让他离我们远点,他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粪香。

正当我们要继续行动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吼声:“谁?给我出来!”我们一群人顿时慌了手脚,四处逃窜,手脚慢的被逮个正着,折腾了一阵,除了小猪,我们都被拴在了一边,一字排开,哭哭啼啼,嘴巴里面哀求着:“伯伯,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就放了我们吧,求求你了。”

那人看着我们一群半大孩子,除了骂上几句,打也不是,他语重心长的说:“吃几个梨子没关系,你们就是问我要,我也给你们吃,你们偷偷的溜进来,万一果树上打什么药水,中毒了怎么办?况且偷东西,是要坐牢的!”

我们站在他跟前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不偷了,千万不能去找家长。他顿了一会儿,让我们跟他回家,我们心不甘情不愿的跟在后面,相互推搡着,寻思着怎么开溜,

可是田间小道,哪那那么好走,还是乖乖的都去了他家,小猪却始终没有露头。

那个伯伯找出来几个尼龙钱袋,每个袋子里装上十多个梨子,装完一递到我们手里,我们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定是我们要花钱买他的梨,可我们哪来的钱呢?

接过袋子我们梨花带雨相互暗着,谁也不敢先开口。

伯伯看着我们的困惑,板着的脸缓和下来:“天不早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从哪来的,赶紧回家吧!这些梨送给你们吃的,以后记住了,做人坦坦荡荡,千万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我们唯唯喏喏,心里却欢喜不已,一边道着谢一边往门外挤。走回到柴垛旁,看到一个黑影抓耳挠腮的,一看就是小猪,我们上去就一顿乱拳:“你个没良心的,把我们带来自己却跑了。”话毕又开心地地:“因祸得福啊,那人送我们每人一袋梨子!”小猪心里有愧,酸酸的说:“我们快回家吧!”

虽然是一段不怎么光彩的童年趣事,但今时今景回想起来,温暖而又甜蜜。望着眼前的梨树,枝丫盘卧卧龙,花朵却又冰清玉洁,仿如当年那位伯伯,朴素纯洁。
姚宇